

經典紀念珍藏版

月光下織錦

林良



林良
作品集

03

月光下 織錦

經典紀念珍藏版

林良

月光下織錦 / 林良著. -- 二版. -- 臺北市: 麥田出版: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2015.06
面; 公分. -- (林良作品集; 3)

ISBN 978-986-344-202-8(平裝)

855

104000238

林良作品集 03

月光下織錦 經典紀念珍藏版

作 責 校	任 編 輯	林 良 賴雯琪 吳淑芳	林秀梅 吳美滿 陳澄如
-------------	-------------	-------------------	-------------------

國 際 版 權	吳玲緯
行 業 銷 路	陳麗雯 蘇莞婷
副 總 編 輯	李再星 陳玫澐 陳美燕 杻幸君
副 總 經 理	林秀梅
編 輯 監 理	陳澄如
總 經 理	劉麗真
發 行 人	陳逸瑛 涂玉雲

出 版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5樓 電話: (886) 2-2500-7696 傳真: (886) 2-2500-1966、2500-1967 E-mail: bwps.service@cite.com.tw
發 行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 書虫客服服務專線: (886)2-2500-7718; 2500-7719 24小時傳真服務: (886)2-2500-1990; 2500-1991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09:30-12:00; 13:30-17:00 郵撥帳號: 19863813 戶名: 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E-mail: service@readingclub.com.tw 歡迎光臨城邦讀書花園 網址: www.cite.com.tw 麥田部落格: http://www.ryefield.com.tw

香 港 發 行 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 電話: (852)2508-6231 傳真: (852)2578-9337 E-mail: hkcite@biznavigator.com
-----------	---

馬 新 發 行 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Cite(M)Sdn. Bhd】 41, Jalan Radin Anum, Bandar Baru Sri Petaling,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 (603)9057-8822 傳真: (603)9057-6622 E-mail:cite@cite.com.my
-----------	---

封面繪圖、設計	薛慧瑩
電 腦 排 版	宸遠彩藝有限公司
印 刷	一展彩色製版有限公司

初 版 一 刷	1997年6月1日
二 版 一 刷	2015年6月1日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 請寄回更換

定價/280元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78-986-344-202-8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目次

《月光下織錦》新版序

當彼此都心靜——序麥田版《月光下織錦》

另外一種苦行僧——《在月光下織錦》的序

卷一 我的〇〇七

水

風景

划船

燒開水

藍色的花——談吳昊的畫

雲裡的家

我的〇〇七

看《唐·吉訶德》

62	56	50	44	38	32	26	20	9	5	3
----	----	----	----	----	----	----	----	---	---	---

中國的月亮——八月十五應景兒文

何凡「譯」包可華

第一個聖誕節

卷二 另外一種遊歷

雨

影子

老鼠

擦皮鞋

散步大道

野柳印象

在火車上

鹿港吃海鮮

書裡的秋天

舊書攤隨筆

另外一種遊歷

141	135	129	123	118	112	107	102	97	91	86		79	73	68
-----	-----	-----	-----	-----	-----	-----	-----	----	----	----	--	----	----	----

卷三 書河岸上

牠（一）

巷子

百合

舊睡袍

坐火車

「書河」岸上

飛度歲月

茶話豆腐

聽一場「熱門」

在輪子上相聚

寫字檯，過年見！

卷四 深夜三友

牠（二）

散步

水仙花

深夜三友

戲劇夫婦

一杯咖啡

在房頂上散步

再見，舊書街

時間的腳步聲

放走一隻蒼蠅

綠色的三分之一

265 259 254 248 242 236 230 225 219 214

林良
作品集

03

月光下 織錦

經典紀念珍藏版

林良

《月光下織錦》新版序

這是我的一本散文集。跟我過去出版的散文集有些不同的是它的書名來源。

我寫的散文，都是從生活裡取材。寫得多了，就把題材相同的作品集中在一起，根據它的共同性質想一個書名，出版一本書。例如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小太陽》，所寫的都是家庭生活的情趣，因此我把那些作品集中起來編成一本書。書名《小太陽》，來自我喜歡把小孩子形容為每一個家庭裡的太陽，因為還不是成人，所以是「小太陽」。

現在這本散文集《月光下織錦》，題材卻非常多樣。我寫蒼蠅，也寫老鼠。我寫「擦皮鞋」，也寫「燒開水」。想找一個書名，開始發生困難。好在後來我發現一個事實，為這些作品找到了一個共性。那就是：這些作品都是在夜間寫作，在天快亮的時候完成，是熬夜寫作的成果，因此我想到了《月光下織錦》的書名。

我用「月光下織錦」來比喻這本散文集的性質。這些作品都是「在月光下寫

作」，而且付出我的全部真誠，像織造錦緞那麼認真。

新版的《月光下織錦》，還有一個重大的改變，就是作者署名回復到使用本名「林良」，不再使用筆名「子敏」，作者的多名，常會給讀者帶來困擾。我認為這樣的改變是必要的。

我要在這裡向麥田出版表示感謝。他們的編輯群為了這本書的更新，付出了許多心力。

二〇一四年九月於臺北

當彼此都心靜

——序麥田版《月光下織錦》

寫散文要心靜，讀散文也要心靜。作者在心靜的時候寫散文，寫起來才有意思。讀者在心靜的時候讀散文，讀起來才有味道。讀者在心靜的時候，讀「作者在心靜時候」所寫的散文，因為彼此都心靜，才有可能完成一次真正的神交。一個人在心浮氣躁的時候不適宜寫散文，當然，也不適宜「讀」散文。

我的老師、文法家何容先生，常常風趣的說：『文學是一堆廢話。』然後哈哈大笑。他的意思就是：「心浮氣躁無文學」。心浮氣躁的人無法親近文學，文學也無法跟他親近。文學應該也算是人類屬於心靈方面的一親，但是心浮氣躁的人是「七親不認」。一個人在那樣的時刻，不要說讀散文，連書名也讀不下去。因為這個緣故，文學的美趣當然就變成一堆廢話了。

文學的美趣要在「靜」中尋求。只有寧靜的心境，才能使我們「心細如髮」。

住在像臺北這樣的大都市裡，從黎明到入夜，都有成千上萬「氣喘如牛」的汽車所造成的噪音相伴，如雷的噪音令人頭昏，要想從事寫作實在不容易。只有在深夜，人和車都已「油盡燈枯」，我們才能找到一刻的寧靜。

我的散文都是在深夜寫的。「在月光下織錦」就是我对那種情境的形容。在那樣的時刻，我就像一個牙疼、胃疼的人因為服了仙藥病痛完全消失，心情覺得無比的舒暢，想歌，想舞，更想寫作。何況，在有些日子，窗外還有月色星光相伴。

寫散文是個人的文學活動。「散文」是魂，依附在任何題材上都可以使那題材成「散文」。因此，「都市的空際線」可以寫成散文，「電視機天線之林」也可以寫成散文；「一隻老鼠」可以寫成散文，「一隻蒼蠅」也可以寫成散文；「擦皮鞋」可以寫成散文，「燒開水」也可以寫成散文。我們讀散文讀的不是「言之有物」的題材，而是作者「筆到物現」的散文魂。這是我對散文的信念。秉持這樣的信念，我寫下我的所感和所思。

《在月光下織錦》這本散文集，第一次跟讀者見面是在一九七四年（民國六十三年），離現在有二十二年。當初是交由純文學出版社出版，前後印製了十五「刷」，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印了十五版」。

純文學出版社結束營業以後，這本書一度成為「孤兒」。但是這孤兒並沒因此

住進孤兒院，他很快的就為麥田出版所認養。

麥田是一家富有朝氣的出版公司，主持人是一群深懂經營之道的讀書人。他們懂得種麥，也懂得賣麥。意思是：他們懂得怎麼樣讓更多的讀者知道一本書的存在，為一本書，也為它應有的讀者，安排互相親近的機會。

麥田認養了這本書以後，決心重排重校，印製新的版本。這本書雖然已有「原序」，但是面臨這種新氣象，就不能不也有一篇「新序」。前面所寫的幾句話，就是我的序言了。至於這本書的書名，原本是《在月光下織錦》，是完整的片語，用作書名卻有字數太多之嫌，所以我建議去掉一個「在」字，只留下《月光下織錦》五個字，使書名好叫些。書名本來就應該追求簡潔好叫，才能「近人」。

對作者和讀者來說，「心靜才能接近文學」這句話是「真」。但是，「文學使人心靜」，這句話也同樣是「真」。希望這本書，能為讀者帶來一片寧靜祥和的心境，也能跟讀者一起品嘗「心細如髮」的文學樂趣。

一九九七年四月在臺北

另外一種苦行僧

——《在月光下織錦》的序

「文學世界」裡有一條不朽的法則，那就是：深刻動人的作品，往往是一「痛苦」的產物。我對這條法則一點兒也不懷疑。

因為我始終對這條神聖的法則深信不疑，所以我認為文學創作的根本動力是「反抗」——不過大家用不著為我的「引申」不安。我並不體會得像字面那麼淺。

佛家宏富華麗的「偉大的思想建築」，就是中北部印度青年王子釋迦牟尼「對安逸生活的反抗」的產物。為了反抗使靈魂變得昏昏沉沉的富貴生活，他離開宮殿，進入積雪的高山，受苦六年。高山寒冷的空氣使他的智慧結晶，使他領悟了「人生」。

我所說的「反抗」，並不是指「精神崩裂」患者那種爆炸性的「破壞情緒」。我所說的「反抗」，指的是對自己的遭遇「不甘屈服」的那種「追求理想」的偉大

情操。

同樣的道理，我所說的「痛苦」，也不單單指逆境與貧賤。順境跟富貴同樣也會使一個人「痛苦」，如果那個人恰巧像釋迦牟尼，認為這兩種好景會妨礙他「理想的追求」的話。

類似的事情，也在我的生活裡發生。

我一向不跟蹤「文學批評」世界裡的「什麼的什麼主義」，像一個受訓的童子軍，因為我認為沒有「什麼的什麼主義」，一個人反而能寫得更好。我有我自己的「文學理想」。我看得見深埋在自己心中的理想像看得見深埋在地底下的金礦。我應該是一個專心挖掘的礦夫。

不幸我生存在「現代」，生活得像一個機器人，每天上班下班，精確得成為巷子口文具店老闆的「對時鐘」。我有一個溫暖的家，但是每天早晨匆忙得不能安心在家裡喝太太上班以前為我準備的熱粥，可憐得提著「〇〇七」在街頭東張西望，想買一份可以在辦公桌上吃的速簡早餐。我每天有十幾件「最重要的事情」要辦，但是無論我做什麼事情，總有「另外一件事情」橫插進來，把它打斷。我的生活緊張，被割裂，而且飽受噪音的摧殘。這種可怕的生活使我痛苦，使我羨慕起「步調較慢」，可以使人「心安理得的做完一件事情」的「古典的農業社會」。